

總體而言，作為最新的中越關係史研究成果，本書會給讀者帶來啟發和思考。

魏超

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

***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: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ig Five.* By Yee Tuan WONG. Singapore: ISEAS, 2015. xxi, 228pp.**

這本書以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檳城五大家族——邱、謝、楊、陳、林——在商業上的發展與沒落為個案，指出這段時期檳城的經濟發展之餘，也指出東南亞在所謂的「華人世紀」的19世紀的經濟發展。與過去強調從上而下與從西方人視角看待檳城的角度不同，本書以檳城五大家族為代表，採取從下而上的角度來解讀檳城的發展。本書作者仔細梳理了大量的政府檔案、當時所遺留下的商業指南以及大量的舊報紙與其他文獻，明確指出五大家族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運作，從中下層角度來檢視19世紀的東南亞經濟史。同時，本書不同於以往強調華人商業網絡的重要性，以及從概念出發來檢視華人商業網絡的方法，而是從五大家族的網絡這一個案出發，揭示出一個橫跨區域、種族、方言群與階級的商業網絡，以修訂以往對於華人商業網絡的刻板印象。

本書一共八章，其中第一與第八章分別是序言與結論。第二章先講述19世紀檳城的商業地位，以及五大家族所涉及的事業。檳城在1786年開港，並且成為英國人的貿易地點之一。但是作者認為檳城並非如一般所想像般是由英國人完全控制與主導。相反，檳城的建立象徵着英國人進入「華人世紀」下的東南亞華人商業網絡，因此檳城反而是由本土華人商業家族（其中就包括了五大家族）所控制的商業中心。此外，檳城並非自新加坡開港之後就淪為區域港口，相反的，檳城在當時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港口，不但直接輸入或輸出各種商品，並且主導了從印度東岸到馬六甲海峽北端的貿易，是這一片海域的貿易中心。

五大家族來自福建，但是他們所涉及的事業不限於當時福建人所擅長的航運業，他們跨足人口買賣（豬仔與苦力）、種植業（從最早的荳蔻、椰子

等到後來的橡膠）、礦業（錫礦）以及政府的保稅權（各種餉碼制度下的專賣權，例如鴉片）。這些事業中以鴉片專賣權最為重要，並且是最大的獲利來源。這些事業彼此之間互相關聯，例如引入勞力到種植園或礦場工作，然後把各種商品和鴉片販賣給他們，又通過航運把商品運到外地販賣，這形成了一條龍般的事業鏈。

第三章講述五大家族的商業網絡。作者指出五大家族如何通過父系親屬組成公司，同時通過婚嫁組成嚴密的關係網絡，以此作為他們商業合作的基礎。這關係網絡不止是在五大家族之間，同時也跨出五大家族，他們與其他籍貫的華人甚至其他族群通婚，以此形成更大的關係網絡以推動事業發展。五大家族以外的通婚對象除了商業家族，也有好些是當地或外地的政治家族。

第四、第五章以鴉片專賣權和錫礦開採為例，講述五大家族的商業經營。這兩章講述他們如何獨佔這兩種事業，以及如何面對各種挑戰者。鴉片專賣權和錫礦是當時獲利甚鉅的生意，五大家族不但控制檳城本土的鴉片專賣權，甚至聯合其他人到各地競投鴉片專賣權。因此其控制的鴉片專賣權不只在檳城，也擴展到東南亞各地，甚至到達香港與中國南部。泰國南部、緬甸與馬來半島是當時錫礦的主要產區，並且依賴大量華人勞工開採。當時五大公司在各地與當地勢力聯合，深入控制這些地方的錫礦生產。

雖然他們對鴉片專賣權和錫礦控制甚深，但也因獲利甚鉅而有許多競爭者。其他華人商家都試圖打破其控制，從中分一杯羹。例如霹靂的海山公司與新加坡福建商人，都與五大家族和其當地盟友海山公司競爭。面對這些競爭，五大家族透過各種方法來反擊。例如透過自己所組建的秘密會社——建德堂——打擊對方，或者聯合其他秘密會社、商業與政治家族影響對手的勞動力與必需品的供應，甚至利用當地統治者或英國殖民政府，打敗這些競爭者。

第六、第七章講述了西方商人的挑戰與五大家族的沒落。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，東南亞的政治、經濟與商業環境出現變化。與以往的西方商人不同，這時西方商人組成跨國企業，擁有更雄厚的資金與更先進的技術，並且把觸角深入到檳城與其臨近區域，多角經營，同時投入航運業、保險業、種植業與錫礦業，等等。

五大家族有鑑於此，集合資金，進一步加大這些事業的投入，同時引入現代技術。最初五大家族仍然可以應付各項挑戰，但是19世紀末開始的政治變化讓他們屈居劣勢。當時不論是西方政府或者土邦政府，皆實行中央化政策，收回鴉片專賣權並禁止秘密會社。鴉片專賣權收歸國有讓五大家族喪失一大財源；廢除秘密會社的法令，讓他們失去原先控制鴉片專賣權和勞動力

的管道。此外，政府進一步控制土地，使得五大家族在取得土地上受到限制，對他們在種植業方面的投資也不利。五大家族以往是商業上的中間人，但是政府管理技術的進步，使其不再需要五大家族作為商業中間人，五大家族商業地位開始褪色。

當時五大家族所面臨的問題不止如此。西方企業因採取股份公司制度與投入保險業，較容易獲得銀行貸款，並累積大量資金。反觀五大家族，雖然投入保險業等，但其資本只限於內部集資，始終有限，不論是資本數額與技術皆較為遜色，因此，在航運業、種植業和礦業都被西方企業超越。鴉片專賣權被收回更導致五大家族財政惡化，進而面臨資金短缺的問題，無法在錫礦和種植業方面進一步投資，甚至被迫賣掉一些相關產業以維持運作。此外，西方商人開始引入比中國勞工更為價廉物美的印度勞工，使得五大家族無法繼續控制這一區域的勞動力，反而必須仰賴西方輸入的勞動力。同時五大家族的土地多靠近河流，與逐漸成為運輸主流的鐵路相距甚遠，使得他們的土地不再值錢和富有生產力。在這些情況下，五大家族在商業上的地位滑落，財力上大幅萎縮，促使他們各自轉而強調自身的利益。五大家族常常因內部事務而對簿於公堂，力量進一步削弱。

最後作者指出，通過五大家族的興衰，可以了解東南亞在19世紀的經濟史，並且打破以往對於華人商業的固有觀點。從這一個案可以看到，五大家族所形成的商業網絡並非只是單一族群，而是一個跨方言群、跨族群、跨區域的商業網絡。但是隨着政治、社會與經濟的變化，促成五大家族崛起的環境不再持續，五大家族因而衰弱。但是這並非意味着華人商業家族就隨之沒落，其他新客華人商業家族反而在新環境之下建構起自己的商業王國。不論是舊有的五大家族或者新興的新客華人家族，都是通過親屬與婚姻來構成，並且也是一個跨方言群、跨族群、跨區域的商業網絡。

通過華人家族與其商業網絡來研究東南亞史，例如吳小安、Trocki、Cushman 等人的著作，也以從下往上或微觀的角度進行討論。但不同的是，這些著作所討論的主題並非檳城商業史或經濟史，而是其他主題，因此本書是第一本從微觀角度，以檳城為討論對象，來探討東南亞區域經濟史的專著，特別是華人世紀時代是如何結束這一問題，而這也是此書最大的貢獻所在。

作者在結論指出，需要對東南亞華人商業家族有更多的研究，以進一步理解這區域的歷史。筆者認為這點是正確的，並且不止如此。好些研究東南亞商業與經濟史的學者，以及中國商業與經濟史的學者，對於海外華人商業

家族都有所研究，因此雙方可透過研究海外華人，特別是東南亞華人的商業家族，來展開進一步與更詳細的對話。

莊仁傑

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

***Invasion of the Body: Revolution in Surgery.* By Nicholas L. TILNEY. Middlesex, Mass. 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11. ix, 320 pp.**

本書作者 Nicholas L. Tilney 擔任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及附屬醫院的手術醫師，是腎臟移植的專家。他在這本書中細數人類手術醫療從古至今的發展史，其中包括描述手術專業的養成教育，立下各項里程碑的醫師先賢、最新的醫學科技與這項專業的未來等。醫療手術百年來的歷史脈絡在作者的生花妙筆之下，使人讚嘆不已！作者同時極具悲天憫人的情懷，本書開始之前他即寫下：「手術醫療的醫學史可以呈現什麼樣的成果？一個人平躺在檯子上，讓另一個人用刀將自己的身體剖開、抽血、輸血、重整內部結構、決定最終功能，有時甚至必須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給他。這是何等的重責大任！」

知識管理四個要素，即知識、人、分享與技術。在知識管理的闡述中，具藝術內涵的論述就是利用組織的無形資產，創造出有價值的管理藝術，其中巧妙展現了知識管理的四個要素：首先知識管理為一項知識的藝術境界，其次藉由人的應用就能夠創造其價值，再次它本身的分享機制就是一種無形資產，最後其技術會孕育於組織中。

作者細膩地描述人類醫療手術史的知識管理歷程。首先他以說故事的方式介紹知識。西方的人體解剖學是15、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興起的，自此，手術醫師下刀時多了些準頭，也懂得避開大血管與神經。不過術後的感染、發炎仍然是大問題。對此早期的手術醫師也無能為力，能否撐得過去，只能聽天由命，看病人的造化，因此病人的自癒功能，在此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以往有很長期間手術醫師會用烙鐵或熱油去燒燙傷口，相信這麼做能夠對付發炎，不過事實是燒燙的方式反而會對組織的傷害更大，對傷口的恢復更是百害無一利。由肉眼看不可見的微生物引起感染發炎的觀念，雖然起源甚早，